

## 寂滅與永生——淺談《山本》中生命的慈悲與韌性

傳聞練武之人有三重境界，見天地，見自己，見眾生。所謂見眾生這一最高境界，即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山本》一書，似一部震撼的民間秘史，揭秘了秦嶺眾神之相。人是多麼喜愛折騰的動物，因著氣盛與血熱，一勁向前跑，卻不知前路在何方，人們在混混沌沌的大地上動盪著，算計著，最終深陷時代的漩渦難以抽離，歸於塵土。歷史風雲，在天地間仿佛一瞬一粟，煙雲過後，山還是山，水還是水，萬物皆為芻狗。這就是賈老的《山本》。

賈平凹用細密寫實的筆法，不分章節，不設標題，無序而來，蒼莽而去，將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活生生寫成了一部平民的史詩，讀後仿佛也隨他進了山，見了人，懂了心，領略到了他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思考。

### 萬受摒棄，不更其內

巴爾扎克曾說過，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作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山本》對秦嶺有著“百科全書”式的描述，不僅對渦鎮普通民眾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樣充滿煙火氣的日常生活情景進行了勾勒，甚至對於渦鎮的草木與禽獸都有著細緻入微的刻畫。在《山本》一書中，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皆有靈性：渦鎮上通靈的皂角樹長滿硬刺，凡是德行好的人經過，才可能自動掉下一兩顆皂角；被稱作冥花的水晶蘭見到井宗丞後開花，井宗丞從此走上不歸路繼而命喪黃泉；狗坐在香椿樹下，突然就能說一句人話；隨同陸菊人陪嫁的黑貓不停地哀鳴也沒能阻止幼童剩剩出門，最終導致剩剩騎馬把腿摔斷的結局。草木蟲魚自成一世界，卻又與人事保持微妙的關聯，這樣極具魔幻主義風格的敘述和天馬行空奇譎詭異的想像，不僅展現了作者對自然的關懷與敬畏，更增添了秦嶺的地方色彩，使得秦嶺充滿了靈性與隱秘，為渦鎮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而書中對秦嶺的動植物情感最深的便是麻縣長，這個文章中最主要的悲情人物。麻縣長是個文人出身，在盜匪猖獗，地瘠民貧時局動盪的平川縣任縣長，但卻在井宗秀，阮天保等地方武裝的從旁掣肘下難以作為，他曾有過的抱負在那個時代被槍打成殘破碎夢，作為傀儡的他，早已失去了治理一方土地的權力。縱然看不透面前這座複雜龐大，充滿飛禽走獸魑魅魍魎的大山，滿腹詩書的麻縣長也只有向自己妥協，寄情於禽獸植物之中，

期待為熱愛的山河土地寫下一部志，因而在井宗秀旁敲側擊的反諷下，他坦然自若，“倒不是委屈，是我無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但我愛秦嶺……秦嶺其功齊天，改變半個中國的生態格局哩。我不能為秦嶺添一土一石，就所到一地記錄些草木，或許將來可以寫一本書。”麻縣長在練字時曾寫過：挫折英雄，消磨良善，依本分只落得人輕賤。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空有一腔抱負卻無從實現，本該是太平時代教化百姓的一員，奈何生錯了時間。故事的最後，面對戰火之中滿目蒼翼的渦鎮，麻縣長把手稿留給井宗秀的親信，渦潭成了他最後的歸宿。或許只有那深不見底的潭水懂得他的熱血，他的無奈，他的淒涼和悲壯。渦潭的漩渦無疑是苦難的象徵，任何事物被裹挾進去都會消失的無影無蹤，然而在歷史的洪流中，他留下的《秦嶺志草木部》和《秦嶺志禽獸部》，作為文人最後的尊嚴與氣節，為亂世下默然的生命立言，在無聲之中發聲，使無名者有名，這樣的麻縣長，反倒多得了秦嶺的胸襟和氣象。

### 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所謂山本，即山的本分，是山裏的一切花草，風雨與雲朵點綴在群峰之中；而人亦有人之本分，是代代相傳的倫理，是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如秦嶺大山一般博大仁厚的胸襟與慈愛。書中安仁堂的郎中陳先生和地藏菩薩廟裏的寬展師傅，其通達與慈悲即為人的本分，在那個年代愈加顯得彌足珍貴。

陳先生作為盲郎中，一方面為渦鎮的人們醫治身體上的各類疾病，另一方面為亂世之中的芸芸眾生開啟心智，以充滿哲思的指點使得蒙受苦難的人得到解脫，但也總會巧妙的點到為止，縱然失明，卻反而更加洞察世事。陸菊人曾問過陳先生，“啥時候世道就安寧啊？”陳先生回答，“啥時候沒有英雄就好了。”這與莊子所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謀而合。一將功成萬骨枯，歷史本來就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或許在打打殺殺中變得嗜血成性的井宗秀會被渦鎮人視為英雄，是“特派來做保護他們的背槍的人”，但這樣的人絕不是世道所需要的英雄。在陳先生看來，英雄輩出反而是違背自然的，倘若可以順應天意達到無為而治，便也不存在所謂的英雄，天下也就自然大同了，因而英雄的落幕有其必然性。渦鎮發生的這一切，陳先生皆以局外人的姿態冷眼旁觀著，雖不說破，但心中早有定數。這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事更替，而山河依舊。正如他所說，渦鎮本來就是秦嶺的一堆土。浮世三千，這說到底不過是塵歸塵，土歸土，芸芸眾生，各安天命罷了，生死不必再糾纏。山河歲月裏，人事不過滄海一粟，生命皆如塵埃，唯有自然得以永恆。與陳先生的盲目相對應的是寬展師傅的失聲，儘管不能發出聲音，但寬

展師傅可以依靠吹奏蒼涼如漫漫長夜的悠悠尺八和誦讀經書來普度眾生，為死者安魂，也使生者安心。寬展師傅心如止水而包羅萬象，在廟堂設立的牌位不僅供奉渦鎮死去的相親和戰火中死去的士兵，也供奉著生前搶殺掠奪無惡不作的土匪頭子五雷，因為在寬展師傅的世界裏，眾生皆是平等。她吹奏的《虛鐸》由“頃刻間像是風過密林，空靈恬靜，蒼涼如水一般，一種恍如隔世的憂鬱籠罩在心上，瀰漫在屋院。”轉入“突然驚悚起來，讓人聽著撕心裂肺，能感覺到自己的臉都有些猙獰。”也暗示了渦鎮的存亡之調。地藏王菩薩廟超度了渦鎮所有的苦難，也成為了渦鎮人強大的心理慰藉。

賈平凹在《山本》後記中曾強調，“《山本》裏沒有包裝，也沒有面具，一只手錶的背面故意暴露著那些轉動的齒輪，我寫的不管是非功過，只是我知道，我骨子裏的膽怯、慌張、恐懼、無奈和一顆脆弱的心。我需要書中那個銅鏡，需要那個瞎了眼的郎中陳先生，需要那個廟裏的地藏菩薩。”的確，一道一僧，一盲一啞，看似缺陷，實則意味深長。生逢亂世，智者眼不見為淨，慈悲者口不言罪惡，陳先生和寬展師傅閱盡人生苦難而具有心懷天地的氣魄和淡然的禪意，以民間文化傳奇的力量消除和化解渦鎮人的困惑與焦灼，默默傳遞著天地之間亙古不變的世道人心，在哲學和宗教維度上達到了雙重的救贖。

###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山本》以“陸菊人怎麼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帶來的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渦鎮的世事全變了。”為開頭預敘，為小說平添了幾許傳奇色彩的同時，更為全書引來陸菊人這樣一個在全書裏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文章的線索與靈魂所在。相比麻縣長的不問政事融情山水，陳先生和寬展師傅的灑脫坦然超脫世外，作為井宗秀的精神戀人和秦嶺渦鎮十三年風雲變遷的旁觀者與守望者，陸菊人顯得入世了許多。在丈夫楊鐘因戰爭死於非命，兒子剩剩也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成為跛子後，是陸菊人在楊家擔起了頂樑柱的地位，天生的達觀與忍耐使她有了超越苦難的能力，使她成為了這個家裏風風火火的女主人和讓一家人風生水起的生活軸心。不可否認，她極強的持家能力，她的隱忍與堅強，為戰火紛飛的年代增添了人道主義底色。此外，陸菊人與井宗秀的情感關係也是全書的紐帶所在。女主人公陸菊人的出場，沒有任何刻意的鋪墊，而是簡單平實的敘述。因難以償還母親的棺木錢，陸菊人自幼便被父親賣給棺材店楊掌櫃家做童養媳並向父親要求把三分地作為自己的陪嫁。本指望這塊胭脂地能為自己帶來好運，沒想到卻陰差陽錯被公公給了家庭遭遇橫禍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親的墳地，因而井陸兩人

的命運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陸菊人想為井宗秀介紹媳婦的時候，陸菊人曾問井宗秀，“你告訴我，想要個什麼樣的？”“就像你這樣。”“我給你說正經事！”“我也是正經話，我找你這樣的那不可能了。”陸菊人倒一時沒了話。然而，作為井宗秀發小的妻子，這樣的身份似乎已經註定了兩人之間的錯過，因此他們親密的關係始終是發乎情止乎於禮，毫不逾矩，甚至連手都沒有牽過。最親密的信物大概是井宗秀送給陸菊人的那面銅鏡和他到死都放在懷裏的半截黑布巾，最親密的事件大概是陸菊人心繫井宗秀的婚姻大事，為他悉心物色并調教的佳人花生，一顰一笑里都是她自己的影子，最親密的稱呼大概是陸菊人接受井宗秀的委託成為茶行的總領掌櫃後，井宗秀叫陸菊人的那聲“夫人”，在這份感情里，陸菊人展現的自始至終是個實實在在恪守傳統倫理道德規範的女性形象。在得到精神知己井宗秀的重托後，陸菊人大刀闊斧改造舊茶行的經營方式，俐落能幹而又神采飛揚，將她的領導才能與經營理念盡情發揮，幫助井宗秀為預備旅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發達的經濟基礎，而渦鎮情勢也由此達到了頂峰。然而，井宗秀從渦鎮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發家，初心本是保護渦鎮，卻在不斷膨脹的權欲驅使下變得自以為是，剛愎自用，人性的貪婪逐漸腐蝕了他的雄心壯志與英雄氣，在陸菊人看來，“他和他的預備旅說是保護鎮人的，其實是鎮人在養活他和他的預備旅哩”，自此渦鎮開始步步走向滅亡。作為大時代洪流下的小人物，能夠做到不失尊嚴不丟體面的活著就已經很好了，而陸菊人所體現的，更是人性的通透與大氣，她不忍渦鎮生靈塗炭因而設法勸阻井宗秀殺害鎮上所有的阮姓人家，她不滿井宗秀大手大腳的花錢，為修建戲樓不管不顧的橫徵暴斂，她亦對井宗秀把人埋到城牆裏和製作人皮鼓的暴行心存不安與善念，因此她願意一次又一次勸諫井宗秀，試圖去力挽狂瀾，縱然張狂的井宗秀不再理會陸菊人的意見，她亦不願放棄渦鎮的每一個生靈。就像她身處的秦嶺一樣，她包容一切而又忍受一切，寬容博大而又充滿母性與韌性，哪怕看破和參悟了生住壞滅，卻還是帶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腔孤勇一頭紮進紅塵。故事的結尾，渦鎮滅亡了，而安仁堂的陳先生與陸菊人卻安然無恙，這樣的結局，不僅僅使得陸菊人作為渦鎮由盛轉衰的見證者，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或許也正是由於生命的這種韌性和大愛，才使得其如此高貴而難以摧毀。

在後記中，賈平凹曾經寫過這樣一段頗有幾分禪意的話語：“過去了的歷史，有的如紙被漿糊死死貼在牆上，無法扒下，扒下就連牆皮一塊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邊爬滿了蟲子和苔蘚，搞不清那是碑上的文字還是蟲子和苔蘚。這一切還留給了我們什麼，是中國人的強悍還是懦弱，是善良還是兇殘，是智慧還是奸詐？無論那時曾是多麼

認真和肅然，虔誠和莊嚴，卻都是佛經上所說的，有了罣礙，有了恐怖，有了顛倒夢想。秦嶺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來寫那個年代只著眼於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況大的戰爭從來只有記載沒有故事，小的爭鬥卻往往細節豐富，人物生動，趣味橫生。”從表面看，《山本》雖不是寫戰爭和死亡的書，但這兩大主題卻俯拾即是，書中人物大多都是在戰爭或鬥爭中橫死，猝不及防得甚至有些草率，包括文章的主人公井宗秀的離奇死亡，作者的筆觸驚人的直白，用落筆的凌厲把殘忍寫得稀鬆平常。到頭來一切灰飛煙滅，故事以遠處的山峰層巒疊嶂，盡著黛青作結，只有青山見證了人世的苦難與溫暖，混亂與淒苦。“巨大的災難，一場荒唐，秦嶺什麼也沒改變，依舊山高水長，蒼蒼莽莽，沒有改變的還有情感，無論在山頭或河畔，即便是在石頭縫里和牛糞堆上，愛的花朵仍然在開。”對於展現人性來說，那個動亂的年代是最好的背景，因為人性的善與惡被放大，這樣的作品才會被人覺得荒誕而真實。《山本》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對歷史和對秦嶺的致敬，更是對那個年代亂世兒女有血有肉有魂魄有真氣的謳歌，那些光輝的人性在一片狼藉過後，還在綿延不絕的流傳下去，它們融於秦嶺，最終成為了山的底氣。想起女媧造人的傳說，人由土生，那麼末了也會歸於塵埃罷了。悠悠天地間，秦嶺將人世的滄桑變遷與榮辱興衰盡收其眼底，一座大山因此而肅穆，莊嚴，令人敬畏。所謂悲憫，正是由此而來。

一條龍脈，橫互在那裏，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是非成敗，青山記得。這就是《山本》。

#### 引用資料：

1. 賈平凹：《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版。

#### 參考資料：

1. 賈淺淺：三首詩：他和我的世界，取自：  
[https://www.sohu.com/a/270618177\\_320979](https://www.sohu.com/a/270618177_320979)
2. 馬明高：歷史、人性、權利與革命的真實寓言——讀賈平凹《山本》，取自：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30/c404030-29958256.html>
3. 翟思雨：讀賈平凹《山本》有感，取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606520102ybc.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606520102ybc.html)

4. 王春林：評《山本》：歷史漩渦中的苦難與悲憫，取自：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08/c404030-29912790.html>

5. 王堯：關於《山本》的閱讀筆記，取自：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31/c404030-30180285.html>

6. 謝友順：評《山本》：賈平凹的內心的悲哀的，取自：

[http://www.sohu.com/a/248722985\\_160797](http://www.sohu.com/a/248722985_160797)